

新 中 學 文 庫

鳥

青

梅 脫 靈 著
傅 東 華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版

◆(85204)

文學研究會叢書 青鳥 一冊

“The Blue Bird”

定價國幣叁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M. A. N. e. t. e. r. l. i. n. c. k

著 者 譯 述 者 傳 東 華

上海河南中路

發 行 人 朱 經 農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廠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序

當前世紀的末葉，一般學者把自然界看得非常機械，甚至連自己的靈魂都不敢相信他是存在的。他們以爲一切動物不過是自動機器；植物當然是無意識的；礦物更不成問題。子孫一般機械派的生物學家看起來，昆蟲不等他死了做成標本的時候，是不值得研究的。動物必等到剝了皮，包着草的時候，才算研究的興味。

人對於自然界的見解，既然這般的機械，因而自然界在人的心目中生機絕少。及至今世紀的初期，思想界才起了一種反動。這種反動的趨向，便是離開機械的剖析，重新回返到自然。這種反動一起，力量極大，研究生物的人，便都漸漸明白過來；覺得在動物院中研究動物學，實無異於在墳地中研究人類社會學；也漸漸相信動物和植物，不但有生機，並且有個性。這種反動，普通稱爲『宇宙復活運動』。思想方面如此，同時文學方面也有一種與此相輔而行的新運動。因這新運動的結果，便產生了一班新寓言家，拿着自然的鏡子給我們看。他們這鏡子，不但照得着皮相，並且

照得着內心。這班新寓言家當中，最出色的一個，要推我們這本青島的作者梅脫靈了。

梅脫靈的哲學，大概有許多人知道他是屬於新神祕一派的。「神祕派」一語，本是宗教上名詞。若要根究沿革，說來話長，此處不及細表。單說太古的時候，初民驟與自然界相接觸，對於自然的現象——非常的如山崩，地震，迅雷，風雨；尋常的如日月的升沉，圓缺，四季的遷變，循環——覺得沒一件不可驚可愕；以爲暗地裏必定有一種活的神道在那裏主宰——這便是初民的神祕，而太古的世界，也可說是神祕的世界。

後來人類的智識漸漸進步，這種神祕的迷霧，漸漸被科學的光芒燭照而散；而自然界的現象，經科學一度度的分晰解剖，也日見其破碎支離。自文藝復興時代以迄現在，科學無日不往前進步。科學前進一步，宇宙的神祕便似乎減少一度；於是前世紀末葉一般靠神祕爲生活的詩人，以爲他們的詩料將從此破產，莫不大起恐慌。其實神祕何嘗會破產？例如從前人對於一切生物，覺得都含有神祕，到現在雖有解剖學，組織學可以解釋一部分的道理，可是生物最大的祕奧——靈魂——依然是件神祕。所以科學雖一天精似一天，神祕却越剝越有。科學和神祕並不相水火。

梅脫靈對於這點，見得精透，所以他說：

『神祕罕有消滅的；尋常他只會移易地位。然而神祕能移易地位，是極重要的，並且是我們人所最願意的。我們由某一點觀察，可以說人類一切思想的進步，無非就是神祕從有害的地位移轉到無害而有益的地位。但是神祕有時不必移易地位，只須更換名目，亦便是思想的進步。例如，從前叫做「神」的，如今叫做「人生」，神和人生只是一件神祕，不過名目不同。雖則兩者同樣的不可思議，却經這一度名稱的改換，益處便增進不少。因為世間只有假借「神」的名義作惡的，決沒有假借「人生」的名義作惡的。』

這一段話最能發揮他的神祕主義，而舊神祕主義和新神祕主義的區別，也就在此。他所謂『神祕的移易地位』便是神祕同科學互相推轂的結果。梅脫靈生在十九二十兩世紀的過渡關頭，現享着科學上極豐富的遺產，省却了科學家在實驗室中發明事物的苦工，所以能有餘暇去窺探科學深底的神祕。他一隻眼看科學，一隻眼看神祕，覺得兩者甚是融和，並不衝突，能把科學的世界和詩的世界銜鑄一體，這便是他的思想的特色。

他表現這種思想最精透的一部著作，便是我現譯的這本青鳥的劇本。他在青鳥裏面，將宇宙間一切有生無生的事物的靈魂，都從他們的物質的軀殼裏呼喚出來，容他們將一向無法可發表的衷曲，盡情的宣洩一下。他指示給我們看，貓不過是一個縮小的未馴的老虎，他看我們人，也不過常做一種放大而無法受用的魚肉罷了。我們借着他的眼力，又可以看見一切植物盡是我們人的啞口奴隸。所以他說：『假如玫瑰花和稻子長着翅膀，他們一定像鳥一般，看見我們近身便要飛去。』他的意思，無非說世界萬有，莫不有性靈，只是受物質上的束縛，無法表見。而我們人因其無表見，也就至今未發見，竟把他們當做機械，這是一件極大的憾事，讀者果能參透此點，讀青鳥時，自能頭頭是道，至於青鳥究竟象徵什麼，我們正不必學笨伯，一定苦苦去追究。因為我覺得青鳥所象徵的東西，似乎如今人還沒有確實的觀念，那末，當然也就沒有現成的名稱，所以勉強附會是無益的。

梅脫靈做青鳥用的是『擬人法』。擬人法原不是他開創，從前用的人很多，人人知道的，遠如二千四百餘年前希臘的伊索，近如二百餘年前英國的本顏，用抽象名詞

擬人，做他的天路歷程。此外用的更不勝枚舉。然而其間却有個分等。梅脫靈用擬人法，從不捏造，他拿親眼觀察的事實和可靠的參考爲根據，所以絕少事實上的錯誤。看他所著的蜜蜂生活，精細處，便是純粹的科學書有所不及。所以他的擬人法，仍用寫實的手段出之。只看青島中各色人物，個人有個人的面目，始終不變，便是寫實的特色。至於從前人用擬人法的大半捏造事實，不近人情。這其間有個緣故：便是從前人用擬人法，大都抱着個教訓主義。卽如伊索的寓言，其宗旨無非叫『動物坐着做人師』。所以遇有不適用於教訓的地方，便不得不出之捏造。梅脫靈却不如此，他生平做書，向不抱教訓主義。他以爲和自然多親近，便是道德，所以覺得多發揮自然的真相，是他的責任。不但無須，並且不應捏造事實。

以上是我個人對於青島的見解。至於梅脫靈的生平，和他其餘的著作，此處不及詳敘。單說他是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比利時的根脫城（Ghent）生的，至今健在。他這本青島最初在俄國經五十二團體排演，後來倫敦、紐約相繼排演，最後才在巴黎演。在中國聽說北京的燕京大學曾經排演過一次。我覺得佈景上有許多困難，不曉得他們是怎麼辦的。可惜我當時未曾看見！

我現在這譯本，是根據一九二〇年蒂克西拉 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s 的英譯本重譯的。我於法文原文，一字不懂，讀者倘能核對原文，替我指出錯誤，那是我一定很感激的。

傅東華，於北京 十二，十二，一九二二。

服裝表

貼貼兒穿貝羅

Charles Perrault, 1628-1703,
法國的批評家，曾著童話。

故事裏所述指上跳的服裝。大紅短褲，淺藍短衣，白

襪，黃褐色鞋子。

彌貼兒的服裝似格里脫或小紅色騎馬風兜。

俱童話中人物。

光——貝羅的驢肉

Peaud'âne 或作驢皮故事 Des contes
de Peau d'âne，童話的通稱。

裏所述的「月色」衣服，即淡金色撒銀的閃

爍輕紗，體制爲新希臘式，或盎格羅希臘式。

瓦脫克蘭所創，Water Crane,
1845-1915，英國的畫家。

或略帶「帝國式」亦可。

Empire Style，即第

一次法蘭西帝國式。

腰部高束，臂部裸露……頭飾爲一種東方式的王冠，或輕便王冠亦可。

仙人白黎倫及鄰人白令各——童話中相傳窮婦人所穿的服裝。第一幕仙女化爲公主一段，如

願節去亦可。

貼兒的爹爹，貼兒的嬈嬈，貼兒的祖父，貼兒的祖母——相傳德國樵夫的服裝，或格靈姆

Grimm
1785-

1863，德國文學

家，著童話。

故事裏農人所穿的服裝。

貼兒的兄弟姊妹——指上跳的各色服裝。

時間——相傳時間所用的服裝：寬大黑斗篷，或深藍斗篷，飄漾的鬍子，鐮刀，滴漏。

夜——寬大的黑衣，外罩神祕的星紋。光色微紅，略帶棕色，面幕，暗色的鶯粟花等。

鄰人的女孩——明麗的頭髮，白色的長衫。

狗——紅色的夜禮服，白褲，馬靴，光彩的帽子。

貓——靴中小貓 童話中著名的一個人物·意大利作家思屈勒瀋洛拉 Straparola 的夜談和貝驢的故事 (1697) 裏都有·靴中小貓是一個奇異的貓，他變幻形狀，替他的窮主人搶得大宗財富，並劫來一

位公
主·
的服裝；傅粉的假髮，三角的帽子，紫色或天藍色的外衣，腰刀等。

(注意) 狗和貓的頭部，祇須略具原形，以示區別。

衆奢侈——在未幻化以前笨大的大毯，外綴紅色及黃色的錦繡；大而肥的珍寶等。幻化以後：初

古拉 Chocolate 是椰子核搗末和砂糖製成的甜食，顏色深褐。 色或咖啡色的緊身，狀似跳舞用的素緊身。

衆家庭幸福——各色的衣服，或作農人，牧人，樵夫等服裝亦可，但須作理想的，附會的神仙裝。

衆大快樂——如本文所述，爲閃耀的衣裳，光色柔和而隱約：帶着玫瑰之乍醒，水之微笑，琥珀之

露，破曉之青蒼等。

母親的愛——衣服很像光所穿的，即柔軟且差不多透明的面幕，像希臘的石像所用的，且如辦得到，最好是白的。眞珠和寶石愈華麗愈好，愈多愈好，但不能使他破壞全部純粹且眞摯的和諧氣象。

麵包——一種巴沙（Pasha 土耳其酋長及軍隊指揮官之稱）的服裝，一件寬大的，深紅色的，綢的，或絲絨的寬袍。一條大頭巾，一把腰刀。一個大肚子，兩張紅色而鼓起的面頰。

糖——絲綢大袍，剪裁和土耳其宮禁中太監的服裝相似，半藍半白，如糖塔的包紙，頭飾亦如太監。

火——紅色緊身袴，銀珠色外衣，光色變幻不定，周圍鑲金絲，插冠毛，彩色如虹，形狀如燄。

水——衣爲淡藍色或淡藍帶綠色，光色變幻無定，須像微波盪漾的輕紗，體裁爲新希臘式或盎格羅希臘式，但比光之服裝較完備，頭飾以水屬之花及海草爲之。

羣獸——庶民或農人之服裝。

羣樹——綠色或樹幹色的衣服，顏色深淺各不同，須標出各種樹葉或樹枝形狀的特性，以示識別。

登場人物表

貼貼兒

彌貼兒

光

白黎倫(仙女)

白令各(鄰人)

貼兒的爹爹

貼兒的嫗嫗

貼兒的老祖父(已故)

貼兒的老祖母(已故)

貼兒的兄弟(已故)

貼兒的姊妹(已故)

時間

夜

白令各的小女兒

貼羅(狗)

麵包

貼狸(貓)

糖

火

水

乳

猪

公牛

羊

兔子

驢

榆樹

菩提樹

柏樹

栗樹

白楊樹

星，疾病，陰影，奢侈，幸福，快樂等各若干。

狼

母牛

閹牛

鷄

馬

橡樹

榲樹

杉樹

赤楊樹

長春藤

柳樹

青鳥目次

第一幕	樵夫之茅屋	一
第二幕		二六
第一場	仙宮	二六
第二場	記憶之土	三七
第三幕		五二
第一場	夜之宮	五二
第二場	樹林	七二
第四幕		九六
第一場	幕前	九六

第二場 幸福之宮.....九八

第五幕.....一二一

第一場 幕前.....一二一

第二場 墳地.....一二三

第三場 未來之國.....一二九

第六幕.....一五五

第一場 別離.....一五五

第二場 醒寤.....一六七

青鳥

第一幕 樵夫之茅屋

臺上作一樵夫茅屋的內部，形式簡樸，但無窮陋之相。僻處一火爐，中貯柴火將燼，廚房中用的什具若干，碗碟櫥一具，烤麵包的平底鍋一口，老祖父的大衣一件，紡紗機一架，水龍頭一個。桌上一燈點着，碗碟櫥脚，一狗一貓各在一邊蜷臥，鼻藏尾下。他們的中間豎着一個藍白兩色的大糖塔。牆上掛圓形鳥籠一，籠內關着一隻東半球種的鴿子。背後兩個窗，百葉窗門都在裏面，關着。一個窗門底下有一矮凳。左邊爲前門，門上橫着大門梢。右邊也有一門。一張梯子通虔閣。右邊有兩張小兒搖牀，牀頭各置一椅，椅上擱着摺疊齊整的衣服。幕開時，貼兒和彌貼兒都在搖床中熟睡。貼兒的嬈嬈替他們把被塞好。彎着腰看了一回，搖搖手招呼貼兒的爹爹，貼兒的爹爹從半開着的門伸進頭來。貼兒的嬈嬈用一個指頭捫着嘴，叫貼兒的爹爹不要做聲，於是把燈吹滅，點尖脚兒的從右邊走出。臺上暫時黑暗。一會兒有光從